

鍾文音《傷歌行》的家國想像與族群意識

劉依潔

鍾文音於「百年物語」第三部曲《傷歌行》裏，以女性視角摹寫島嶼百年間，百姓歷經日本、國民政府等政權統治，先後遭逢白色恐怖、政黨輪替等政治事件，以及身處外省籍、本省籍、日本人、外籍人士等不同族群之間所展現的姿態樣貌。本文試圖討論作者筆下所呈現的島國身世與認同，以及各方族群之間衝突混同的情景。

一、家國的想像

本文所提到的「家國想像」乃經由創作者想像、重組進而再現的家國形貌，並非真實型態，同時也是筆者在閱讀後的詮釋，因此充滿個人主觀色彩。

臺灣數百年來經歷不同政權統治，島民體驗不同政權文化，以致較難凝聚主體認同。鍾文音將此番對於島嶼的關懷和感悟投射於作品裏，試圖說明臺島的身世、百姓對家國的想法。底下將自「地域圖象的意涵」、「語言文字的誤解錯亂」和「對統治者的態度」等方面討論作者在小說裏對家國想像的表現。

（一）地域圖象的意涵

鍾文音以「上海」對照「番島」，一座城池重過一個島嶼的情景，說明渡海者視登岸所在為陌生地域，無法產生認同情感，對重返故土家鄉因此懷抱熱烈的渴望。

先是描寫渡海百姓對於島嶼的恐懼，「福爾摩沙」意涵雖美，但實為「番島」，心中不禁興起「注定漂流」之感（頁 382）。作者接著提及對於祖先未曾埋骨之地無法產生歸屬感，像是「我也很想有祖先可以祭拜啊，你看我多孤單。清明節時，沒個親人魂魄可說說話。」（頁 93）然而，文中又進一步敘述這些渡海者的無根心情；比方父祖入土為安後，已然有祭祀之處，但子女輩在世時，仍時以閱讀張愛玲、白先勇描寫家鄉的篇章寄

寓故國之思（頁 382），並期待身後骨灰灑於海峽中線，有隨風飄至上海老家的機會（頁 383）。從字裏行間實可見故土家園的強烈呼喚，即便第二代以降，這片生活數十載的土地依然比不過曾短暫浸潤的大城風景。

至於數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百姓，對於島國的認同同樣有所猶疑。小說裏透過「三貂嶺」此一地名來自西班牙語 St. Diago「聖地牙哥」的小鎮，作為女性角色舒菲亞遍尋不著母親之處，藉此突顯政權文化轉移間，島民實則惶亂無依，尋不著母國依附的心理。此外，鍾文音還寫到單純眺望海景的行為被視為渴望

對岸政權的表現，可說逼使百姓思鄉不得，連帶無能依傍母土，家國認同也隨之瓦解。

無論先來後到，鍾文音敘述島上居住者無能認同歸屬母土的心情，渡海者以身後安排說明無法認同這座浮島的心思；先到者意欲懷想島嶼故里卻被扼止，兩者想望一在對岸，一在本地，都如同浮在海上的幻影，無能回返，然而卻是最真切的心靈地貌。

（二）語言文字的誤解錯亂

《傷歌行》中，作者描寫政權轉移之後，百姓們在日常生活裏語言使用的變化。她透過語音相近產生誤解或諷刺意涵，以及官方話語說得好即可高人一等，脫離「可恥」一族的現象，一方面刻畫出百姓對於新政權的猶豫不安，對認同的莫衷一是，另一方面也說明新政權為求得認同所施行的強勢收編。

作者筆下提到政權移轉之際，語言隨著日復一日的的生活，慢慢轉變的情景。她摹寫民間百姓即使心中有所疑惑掙扎，在生存、生活的前提之下，不得不接受的狀況。然而接受之際，百姓藉由語音所產生的誤會，消極的傳達心中抵抗。例如官話、方之間所衍生的語音誤會，歌詞「放阮情難忘」而非「放阮眾人摸」，「情難忘」與「眾人摸」，閩語同音（頁 14）。鍾文音以鄙俗的意涵說明祖輩與外來者的情感與血脈交融，既彰顯了島民的混血，也流露尋溯祖源、意圖歸屬認同的難度。而唱國歌的孩子把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忠」唱成「憨眠出去，穩當弄死。」（頁 479）改編的笑鬧歌詞中具有諷刺國民政府的無理壓迫，以及處於該政權下對性命朝不保夕的惶恐憂慮。

危及性命的高壓下的恐懼噤聲，還表現在文字上，鍾文音描寫國民政府統治之後，透過三輪車夫口中提醒著「雪天旅社」說成「雲天旅社」無

傷大雅，然而「左」、「右」，「央」、「共」很像，要小心檢視（頁 80～81）。

然而，小說裏對日文、日語的描寫較未見貶抑。作者寫道，在日殖官方強力勸導規範下，一般百姓均視說講官方語言為榮耀，且作為晉身文明世界的叩門磚的情景，例如，把日語當成國語講，改日本名；看很多美麗的時尚雜誌，聽拉日耳廣播的戲（頁 105）；番地女子不再稱「番」，改稱為「社」；藝旦們學習說日語，藉此脫離淪落風塵的羞恥（頁 500~501）；甚至國民政府時期，車伏載送白色恐怖遺族家屬回車站途中，唱起的是「莎啣拉娜……莎啣拉娜……」日文歌曲，為死者送別悼念（頁 81）等等。整體而言，敘寫場景多半充滿美好、溫情的記憶。

此外，作者還寫道「名字」也彰顯百姓對於政權認同的態度。

小說裏的兩大家族：「鍾」家與「舒」家，姓氏即富有明顯象徵意涵。鍾文音透過名字諧音表現鍾氏一家對於政權的忠心不二；鍾與「中」、「忠」同音，有忠黨愛國，忠於執政者之意，從家族名字：鍾國、鍾央、鍾誠、鍾心、鍾華可見一般，然而一名家族成員鍾聲的理想抱負，二二八事件遭受槍決後，全家族從姓名展現的忠誠即未獲執政當局信任與看重，中華民國的「中」被鄰里鄉民解釋成「中共」的「中」。不可忽視的，鍾文音描寫在校受到排擠的鍾桂花，後來雖改名為「鍾華」，依舊難逃遭受指點的命運，只得遠走他國。

而在「舒家」部分，「舒」的發音與華語「輸」同音。鍾文音用國民政府制定的官方語言發聲「舒」來表示「輸」，一方面預示該家族際遇遭逢之間的徹底沉淪輸家，一方面還蘊涵當局治理失當，輸掉了民心，百姓認同失據之意。

閩南方言的使用有落於下乘的意味，鍾文音描寫阿霞離鄉北上，才發覺臺語和打扮都聳死了。（頁 298）

小說作者藉由語言文字展顯百姓對政權移轉後的態度；對於日殖政權表現的多為親附之心，對於國民政府感覺迷惑失落，且對於臺語乃輕蔑鄙視，百姓似無可說可講的語言，可視為認同模糊，進退失據。

（三）對統治者的態度

鍾文音在《傷歌行》裏陳述臺灣島民在政權更迭中，承襲了漢文化，對於日殖政權、國民政府等新政權有認同的期待，也有不信任與失落的現象。

1. 漢文化的認同

作者曾提及「我非常認同我生長的土地臺灣，我的書寫指向它的美麗與哀愁。但在文化上我取得的認同還是來自漢文環境。」¹《傷歌行》裏出現不少懷想漢文化的情景，例如：書中描寫舒三貴生前要女兒阿霞將重要遺物與衣冠送回對岸故鄉，他交代的地址為「大清國武功派舒氏祖厝」（頁 262）；廖花葉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前世甚至住過雍和宮（頁 106）；鍾華赴美留學攜帶繪有竹子、梅花圖樣，特意訂製的木屐，且以唐人街潤餅一解思鄉之情（頁 96）。從中可見鍾文音意圖說明百姓雖已移居島國生活，子孫綿延，然而心繫中原故土，期望落葉歸根；且對漢文化實多所承襲依戀。

2. 對日殖政府的懷想

鍾文音筆下書寫了百姓對於日本文化的傾慕和喜愛，透過生活方式、衣著裝扮、男子形象來彰顯。在生活方式上，像是西娘喜愛閱讀日本雜誌書籍，請父親從日本帶回島國（頁 52）；女性仿效日本人的習慣，等孩子睡著後，陪丈夫小酌，捧小火罈，談天說地（頁 52）。衣著裝扮方面，家境清苦的詠美穿了和服拍照，父親不但未反對，還為其販售多數漁貨添置美麗的腰帶，打造出日本女子的形貌（頁 86）；日本男子的形象也多為「純粹潔淨」²，著重精神層面的描寫，像鍾珍心心念念曾與神風特攻隊少年一夜純情，精神相守，詠美愛戀高中日本老師，即使老師返國多年，依舊愛意純純，長存未曾寄出的日文書信。

不可忽視的是，《傷歌行》實描摹出百姓心中與現代文明連結的日本形象；例如詠美想起高中日本老師的髮香、體香，認為那是「文明的香氣」（頁 75）；村人仰望屋頂上的鍾聲調整天線、播送古典樂，在仰慕留學日本的鍾聲具備高人一等的素養之餘，此舉乃蘊涵了鄉民對日本現代文明的欣羨期盼。

3. 對國民政府的矛盾情結

鍾文音藉由「偉人肖像」的遭遇以及「臺灣之子」的經歷來描寫島國百姓對國民政府從意圖認同到畏懼心傷、背離失望且認同莫衷一是的情景。

¹ 〈石康 V.S.鍾文音——在晃蕩與遊蕩之間〉，《誠品好讀》，2004 年 1 月。

² 莊宜文：〈百年島嶼，天災人禍一一入鏡〉，2011 年 7 月 9 日，《中國時報》開卷。

(1) 偉人肖像

作者描寫了隨時局變化，偉人肖像從高掛牆面，到摘下棄置被怪手壓得粉碎，繼而百姓懊惱未上網拍賣的情況，象徵強人地位的逐日消解。此舉實彰顯百姓尋不著依歸，對於統治政權認同的矛盾情結。

書中提及島民對於國民政府的認同，展顯在強人過世後的感念緬懷，像是家家戶戶懸掛遺像，大批民眾排隊九小時以上瞻仰遺體遺容，即使多年後仍是掛在嘴邊的難忘經驗，同時，作者不忘描寫當時未及意識殺父真兇實為偉人的虎妹，也隨村民去國父紀念館排隊瞻仰一事。既突顯百姓不分省籍的依歸國民政府，也說明了百姓的善良和無知。

實際上，島民一片懸掛遺像，看似全面認同國民政權之時，有另外一群人不願順服壓迫者，在無力改變現狀之餘，改採軟性的方式突顯自身對家國的背離。像是受到夫婿被槍殺影響成了未亡人的詠美，雖無積極的反抗作為，卻透過堅決不願懸掛「殺人魔的光頭肖像」作為消極抵制政權的表現（頁 102）。而錯拜真兇的虎妹，晚年不斷懊惱早先識見貧乏，誤將仇人當作神主牌般膜拜的情況（頁 190~191）。

然而背離之後，鍾文音未為其安排認同的目標，還進而揭露假面底下的真實面貌，比如近乎買票的利益交換；村長頒貞節牌坊給詠美以利誘鍾家選票（頁 276）。同時透過「蔣公毋忘在莒」照片的玻璃相框被怪手壓得粉碎一事，進一步打破崇高神話（頁 350）。作者更視偉人遺照為時代標本，藉由上網拍賣之舉（頁 350），突顯出部分百姓內心懸宕，認同家國的進退失據。

(2) 臺灣之子

偉人典範消逝之後，鍾文音筆下描寫了臺灣之子，著墨民選總統發監入獄一事，此舉實再度消解島國百姓渴求仰望依附的心理。

《傷歌行》裏，作者透過虎妹來敘述對臺灣之子的失望，信念的節節敗退。「她只知道她還是討厭深藍或淺藍，但問題她長年支持的綠，卻又讓她無法驕傲……這個總統卻讓她失望與傷心。這島嶼已經失去了屬於她的風景，她不再熱中選舉，不再關心誰上來誰下去了。」（頁 370）曾懊悔排隊九小時瞻仰強人遺容的虎妹，好不容易有了政權認同的對象，不料竟以入監定讞收場，鍾文音藉此強化不斷想認同卻無法認同的矛盾心理。

從早期被瞻仰的「民族救星」，至被貶抑為「烏龜星」的不屑(頁 359)，偉人肖像高度節節下降，終至淪落於虛擬的網路世界，而欲以臺灣之子作為認同，卻又因入獄服刑而失落，《傷歌行》說明了島國百姓從意欲認同，遭受背離，至無從歸附的心路歷程，同時也層層彰顯出家國認同的失焦模糊。

二、族群關係的刻畫與描述

臺灣的族群問題因歷經不同政權統治越形複雜，《傷歌行》裏常見的族群問題涵括本省人與外省人從對立而和解，以及(國)族群之間的婚戀關係。以下將自「外省人與本省人的相處」、「臺灣族群對外國人的欣羨」和「跨族群的婚戀關係」三項討論說明。

(一) 外省人與本省人的相處

范銘如曾言，社會政治論述中將解嚴前的外省人形容為強勢者、壓迫者，本省人則相形為弱勢者、反抗者，雙方因權力分配不均而種下糾葛的省籍情結。¹鍾文音筆下確實寫出這般景象，下面將自「對立」與「混同」兩方面來討論。

1. 對立

外省人與本省人間的對立、衝突由來已久，多展現在政治上的專制與知識、文化、語言方面的自信²，甚至財富方面也有落差。

鍾文音對於外省人的批判多集中在男性行止上，以性侵弱女子作為描寫主軸，比如：外省男子強暴本省出家女子(頁 327)；假扮神棍，性侵智障女(頁 175)；外省兵強姦本省女兒(頁 180)等。小說中，作者藉由受害人的母親下毒報復一事讓本省人扳回一城(頁 390~391)，從此可見雙方對立的情況。

另外，《傷歌行》裏也有透過外省人在教養、飲食文化上的自視優越，來貶低、屈辱本省百姓的段落。例如：外省籍的劉媽媽習慣拿臺灣的一切與上海相比，開口閉口多是「上海啊」(頁 379)，在教養孩子方面不僅著重禮儀，見不慣餓鬼般舔盤子吃飯的行徑，同時重視食品衛生，凡雜貨

¹ 參范銘如：〈臺灣新故鄉——五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裏尋她——臺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麥田出版，2002年3月)，頁35。

² 參劉依潔：《施叔青與李昂小說比較研究——以「臺灣想像」為中心》，天主教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年1月，頁95。

店裏的醃漬果乾、市場裏的各式粿仔，一概認為添加過量色素不讓孩子吃等等（頁 379）；鍾文音寫出了外省籍婦人言談間對昔日時光的眷戀渴望與對本省人生活型態與習慣的鄙視厭棄。

在語言方面，由於國民政府入主臺灣後，北京話成為官方語言，外省人因此比本省人擁有語言的正統性與優越性，其他族群隨即被排除主流語言之外。¹作者敘寫外省籍老師糾正學童發音，強調「我是中國人，人不是輪。」（頁 407）「中國人」一語實具彰顯認同本體的效果，而「人」、「輪」之辨則再度強化了外省族群的優越感。

不可忽視的是，鍾文音雖描寫本省百姓努力學習標準國語的景象，卻也寫出私底下，本省人為了強調血脈以便與外省區隔，平日多半講河洛話的情況，如嫁給外省人的本省女子阿霞，為了擺脫「那個嫁給外省仔的！」稱號，平日經常講河洛話（頁 298）；還有自小被送給外省人當養子的兩樹，為本省籍生母送終時，刻意隱藏外省腔調，說著雲林靠海口音（頁 288），在在說明省籍之間涇渭分明的狀況。

同時，鍾文音還描寫了其他的對立，像是外省人對本省人不明原因的惡意；「很多外省人老是對他（詠雪之夫總鋪師）兇巴巴的，有次有個外省人還持槍故意在他炒菜時從背後以槍頂住他，嚇他。」（頁 113），至於本省人對於外省人的輕蔑，小說裏描寫得較輕淡，多半表現在「外省豬」、「老芋仔」這類較屈辱的稱呼上，可察覺雙方的敵視和不滿。

2. 混同

《傷歌行》裏不乏本省、外省族群之間從排拒到和諧共處的情況，尤以送養子女一事最明顯。

作者鋪陳外省人生活較本省人富庶的情景，比如高階軍官房舍裏可以見到時鐘、硬殼行李箱、大米老鼠玩偶、迪斯奈美人魚等西洋物品（頁 318），而出於族群間的貧富差距，小說裏時見家境貧困的本省人，因食指浩繁，將孩子半送半賣地給了外省人，比如詠雪將孩子送給在糖廠當官的外省人劉廠長夫婦（頁 111）；或者本省人到外省人家裏幫傭，煮飯洗衣賺取薪資，像詠雪在糖廠為外省人洗衣（頁 113），虎妹在臺北外省人家當煮飯婆（頁 182）的場景。鍾文音筆下刻畫的已非雙方敵對的劍拔弩張，而是各取所需相互幫忙。

¹ 參劉亮雅：〈跨族群翻譯與歷史書寫〉，《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臺灣小說專論》（臺北：麥田，2006年6月），頁 234。

另外，劉雨樹與養母間的親情似也可視為省籍歧見漸漸消弭的最佳表現。作者敘及原為本省人的劉雨樹，照顧生病的外省籍養母體貼細心，天天搗母上樓，且考慮在三樓公寓加裝電梯等行為（頁 381），對比養母的親生兒子劉雨果，實有天壤之別。文中更以「來臺灣的終極安慰，竟是來自於雨樹」（頁 381）來描述劉母的心情，隱約傳達族群雙方對立消融，本省籍接納關懷外省籍，雖非一家之親，然而親如一家之意。

（二）臺灣族群對外國人的欣羨

鍾文音視外國人為國防、經濟和文化上的強者，作品裏描寫了不少臺灣人對於外國族群及其文化的倚賴與欣羨，其中多著墨於美國軍隊與傳教士等美國人士。

作者著眼於臺灣百姓對傳教士所做所為的欽佩感動，像是為了宣教甘冒犧牲性命的風險（頁 384），或是為了專心傳教割除子宮，如梅監霧（頁 385）。《傷歌行》中甚至進一步提及百姓受到傳教者犧牲奉獻所感動，不僅受感召信奉耶穌，甚至直接改名梅監霧，也決定不要生子，由此彰顯外國人對於島國百姓的影響。

作品提及島上女性不斷生育以致容貌衰老、心神疲憊的情況，鍾文音以譏諷的筆法將島嶼女性與美國母狗相互比較，進一步做成美國的母狗水噹噹因為只生兩胎，而「島上的女人連美國母狗都不如」（頁 183）的結論，由此可見島民對於西方文化實充滿了豔羨。

其他還描寫臺灣族群對於美方經濟、軍事的依賴，如百姓無米糧時，以領牛奶與麵粉作為飽餐食糧；遭受軍事威脅時，一心認定美國大兵勢必出手救援（頁 493），以及對於西方人喜愛珍藏臺灣傳統文物有自喜的心理，且認為他們是比較優越的人種，能夠講授英文和其他先進技術（頁 316、323）。

上述可知作者多著意描寫島民崇洋且全心信賴的情感，並未觸及外國族群對於臺灣百姓的心態。

（三）跨族群的婚戀關係

作品裏所描寫的跨族群婚戀關係多集中於異族的日籍與臺籍百姓，同族群的本省與外省籍兩類。前者多為純情的愛戀關係，後者則多為出於經濟考量的老少配。以下將進一步說明。

1. 日籍男子與臺籍女子婚戀

關於日籍男子與臺籍女子的婚戀關係，鍾文音多著重純情之愛精神層面的描寫，較未涉及身體慾望及婚姻現實生活。

臺籍年輕女子對於日本男性心生眷戀仰慕之情，未沾染身軀情慾的關係，讓雙方關係停留在情感的極致，永恆純淨光華。作者以「生離」或「死別」兩種方式力圖呈現唯美氛圍；前者包括詠美終生愛戀日文老師，收藏以日文書寫的信件（頁 86）；鍾阿珍情竇初開之時與神風特攻隊少年終夜相守陪伴，日本大阪為其一生想望（頁 319）；意圖獻身，目送日籍老師搭船離開（頁 495）等；後者則有愛戀高中日文老師未果，自山崖躍海殉情的情節（頁 84）。作者透過族群之間未能融合的安排，強化臺籍女子對於日籍男子的渴慕與追求。同時也昭示入侵者並非挾帶種族優越的威逼，而是一個溫暖的夢與期待，間接寄寓島嶼百姓對日本政權的懷念。

2. 本省與外省婚戀

聯姻乃族群混同最顯明的方式，雙方必須面對語言差異、認同差距，以及不同的生活習慣。《傷歌行》所描寫的本省籍女子與外省籍男子婚配的情況，即展顯跨族群通婚裏接納、排拒或融合的關係。

鍾文音在作品中指出，外省籍男子欲在臺娶妻難被本省家庭贊同，一方面因年紀大，一方面來臺前多已有配偶兒女，若本省籍父母將女兒婚配外省籍人士，大都出於家境貧苦之故。從中也可察覺如此關係裏，本省籍女兒多處於家境的劣勢，而婚嫁外省人後，女子命運似也未見改善，雖有隨官職夫婿貴氣度日者，但作者筆下較常見跟著年邁老兵，生活依然困頓難捱的景象；或必須出外幫傭，或老兵因意外離世，原生的本省籍家庭與新組成的跨省籍家庭同樣都處於貧寒辛酸的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即使描寫歡天喜地出嫁，也要陰錯陽差的因手痛流淚傷心，營造嫁歹命的表象，比如舒阿霞嫁劉中校（頁 181）。昭顯兩個族群間表面看似排拒，實則內裏越趨接納融合的情景。

文中對於語言歧異導致生活不便的部分著墨不多，以「比手畫腳」即能克服帶過，而作者似乎將生孩子作為化解隔閡的方式，可見鍾文音企圖突顯跨越省籍聯姻乃以傳承下一代作為職責，較未著重情感依附關係。

在小說中，即使偏重經濟因素的考量，本省族群與外省族群通婚仍具弭平雙方嫌隙之效，而婚姻關係中所繁衍的下一代多被冠以「芋仔番薯」

(頁 318) 標誌混血的蔑視稱呼或「臺生」(頁 298) 昭示出生地一類的名字。此辭卻也昭顯兩族群實臻於混同之境。

三、小結

鍾文音《傷歌行》所敘寫的時間為一八九五甲午前後至二〇一一年，歲月橫跨百年，她以女性觀點表現家國認同和族群意識。

在政權不斷變易中，作者勾勒了家國滄桑，寫出百姓中心認同無著的情景；渡海來台者感覺漂流離散，島嶼住民同樣無從認同所處土地，描摹屢屢認同卻屢屢遭受背棄，追尋創構家國想像卻逐一毀壞失落的情景。然而其間有所不同，她分別刻畫島民與漢文化間一貫的血脈相連，深深浸潤；對於日本政權文化的仰慕懷想；以及國民政府造神運動消解、政黨輪替後的幻滅所帶來的歸屬錯亂，進退失據。

在族群關係上，鍾文音關注省籍問題與跨族群婚戀的關係。小說裏提及外省族群挾帶優越的語言與經濟優勢，不免欺壓蔑視本省族群的狀況，然而雙方厭棄對立的情緒，隨著聯姻孕育下一代以及本省籍夫婦送養兒女給外省籍夫婦之舉，實可見由對立、隔閡逐漸走向混同。而相較跨越外／本省籍，建立在經濟、年紀不平等關係上的婚姻關係，鍾文音以溫柔純粹的精神層面與粗糙磨難的現實生活作對比；日／臺男女關係永遠停留在愛戀，無法結合的階段，無疑展顯島國百姓對祖國君父之城的厭棄，永恆仰望追尋日本的心理。

參考文獻

- 鍾文音 《豔歌行》，台北：大田出版，2010年3月三刷。
《短歌行》，台北：大田出版，2010年2月二刷。
《傷歌行》，台北：大田出版，2011年7月。
- 范銘如 《眾裏尋她——臺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麥田出版，2002年3月。
- 莊宜文 〈百年島嶼，天災人禍一一入鏡〉，2011年7月9日，《中國時報》開卷。
- 劉亮雅 《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臺灣小說專論》，臺北：麥田，2006年6月。
- 劉依潔 《施叔青與李昂小說比較研究——以「臺灣想像」為中心》，天主教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年1月